

老

人

和

树

陈松



2 039 1131 1

老人和树

浩然



内 容 提 要

浩然同志是广大读者所熟知的《艳阳天》的作者，《老人和树》是他的一部中篇新作。

这本小说反映了北方一个山村解放前后的沧桑变化，描写了一个农民从天真少年到古稀老年，在与“树”打交道过程中饱尝的种种喜怒哀乐。当读者欣赏这生动有趣的故事的时候，在跟血肉丰满、呼之欲出的人物感情共鸣的时候，将会引起无限深思，获得非一村一人一事所能给予的教益。

老人和树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7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4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2,000册

书号：10070·108

定价：0.37元

—

在北方农村，常常能听到一句评论人的脾气秉性的俗语，叫做：“小小孩儿，老小孩儿。”小小孩儿，自然指的是真正幼小的孩子，他们爱哭爱闹爱撒娇，任什么事情全不懂，但是好哄，一块糖疙瘩，就能把他们打发得欢蹦乱跳、乖乖地听话。所谓老小孩儿，专门指那些已经老掉牙的人，不知不觉中变成一种古怪脾气，像个刚刚摘下奶头的娃娃，喜怒无常，没有一点正形儿，那才叫难对付哪！谁家若是摊上这么一个老小孩儿，甭想过个安宁的日子。

乱石泉老褚家有一位老爷子，人称褚大，过了腊月二十三的寿日，整整七十七岁，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小孩儿。他高兴的时候，跟孙子媳妇都闹着玩儿；生起气来，对两鬓都花白了的儿子也骂也打。他的高兴和生气全都是“突然袭击”式的，一会儿阴，一会儿晴，一会儿日头一会儿雨，就算你想讨他欢喜，也摸不住他的准脉窝。

去年五月节，长孙小有子娶媳妇，虽没大操大办，也摆了七八桌的流水席，凉菜热菜都剩下不少。第三天晌午，会勤俭过日子的大儿媳妇，怕把菜搁坏，也为了早点

• • •

儿把借来的盘子碗腾出来归还人家，就不管荤素凉热，全给烩在一锅里，让全家人给打扫打扫。她先给老爷子盛了一碗没嘎渣、好嚼的米饭，又拣整齐一点儿的菜啦，肉啦、豆腐块啦，盛了一碗，端到屋里，摆放在炕桌上，好言好语地对老公爹说：“您吃吧，不够外边锅里还有，叫一声，我再给您盛。”

褚大从炕里边挪到炕沿边，接过筷子，用粗而短的手指头把筷子撸了几下，就一边在菜碗里扒拉，一边板着脸孔问儿媳：“不是新熬的？全是剩的？”

大儿媳说：“这顿把剩菜吃干净了，晚上我再给您炒新鲜的。”

“他们咋不到屋里吃？”

“刚干活儿回来，嫌热，都在当院儿吃哪。”

褚大见儿媳答对他这么一句，转身出去了，就急忙放下碗筷，溜下炕，穿了鞋，不声不响地跟在后边。

小小的院子，没树没花儿，只有一个破瓦盆里装着黄土，里边栽着两棵葫芦秧，插着两根细细的竹竿，葫芦秧刚放叶儿，竹竿上没有爬上蔓儿，虽然上端拉上了几条小绳子，也没有什么荫凉。儿子，孙子，孙女，还有才过门三天的孙子媳妇，全在。有的坐小凳、坐台阶，有的靠门框站着，每个人手里捧着一个碗：下边是芸豆干饭，上边顶着杂合菜。只有孙子小有子跟别的人不一样，他除了手上的饭碗，另外还有一只盛菜的碗，放在栽葫芦秧的瓦盆

旁边。

褚大侦察准了目标，直奔孙子跟前，两手撑着膝盖，猫下腰，伸着脖子，眯起眼睛，把盆边的菜碗足足地看了一阵子，随后猛地在大腿上一拍，嗖地扭转回身，冲着大儿媳白瞪一眼，气呼呼地往地下一蹲，说：“我不吃了！我不吃了！”

大儿媳被闹得一愣，赶忙陪着笑脸问：“爹，您这是咋了？”

褚大说：“小有子那碗里的肉块，比我那碗里的多！”

听了他这句话，大儿子给气得把脸扭向一边，直哼哼；孙女想笑，不敢笑出声，连忙用手捂住嘴；孙子媳妇新来乍到，没经过这样的场面，有点儿惊慌，要不是她男人直冲着她挤咕眼，她一定会被吓得跑进屋里躲藏起来。

大儿媳最沉得住气，不慌不忙地走进屋里，把刚才给老公爹放在小炕桌上的那碗菜端来，一边拿筷子搅和着，一边举在老公爹的眼前说：“您和小有子这两碗菜，都是我亲手盛的，我特意多给您拣了几块烂的、好咬好嚼的肉；小有子那碗里，就有两块肉皮，还有一根骨头。您看，您看哪！”

褚大一脸不相信的表情，斜着眼朝碗里瞄瞄，果然瞧见有好几块稀烂的肉，被儿媳妇从碗底下翻上来，可还是不高兴。

大儿媳妇把老公爹的菜碗放在瓦盆沿儿上，端起儿子那碗，照样儿搅动着，举在老公爹的眼前，说：“您看，您看，是不是小有子的比您的少？”

褚大朝孙子的菜碗瞅了一眼，没在那里边发现肉块，就使劲儿哼了一声，对儿媳妇说：“甬蒙我，我不糊涂。小有子已经把肉都给吞下去了嘛。”

小有子一听这话，故意叫苦说：“天哪，这可咋好？除了来个开膛破肚，让我爷爷看个真假虚实，再没有法子洗清白了！”

褚大狠狠地横了孙子一眼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反正你不是个好东西，还想洗清白？你早就从五脏到外，全黑了。这年头的年轻人，下炕认识鞋，上炕认识老婆，哪会把老人啦，集体啦，摆在心上呢？”

这样的事儿，在褚家来说，乃是家常便饭，过去就忘，谁也不会放在心上。孙子媳妇当然不同。她惊奇一阵子之后，很瞧不起这个爷公；夜晚躺在被窝里，还跟男人小有子发牢骚。

这孙子媳妇叫兰芝，娘家也在山里，那边有河、有川、有林木，比这边富足。去年春天，小有子到设在那边的拖拉机手训练班学习，在兰芝家借宿，两个人就渐渐地好起来了。她爸她妈不太赞成这门亲事，说乱石泉队太穷，连烧柴禾都艰难。兰芝的奶奶早先当过村里的妇联干部，明事明理，在家能主事儿，就给孙女儿撑腰作主。奶奶

说：“富是有根有种的，花心血往哪儿栽种，它就在哪儿活。大跃进那会儿，乱石泉就富过嘛。褚大是老模范，我认识。小有这小伙子忠厚、正道，像他爷爷，一定有出息。”就这么着，促成了这桩婚事。

“真倒楣，怎么让咱摊上这么个怪老头子！”兰芝唉声叹气地说。“我奶奶把他夸的，简直像个英雄！”

“前几年他还不这样。”小有子替爷爷分辩说。“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说人过了六十五，就进入第二个儿童期，就变得孩子气了。”

“我不信。我奶奶也七十开外了，咋不这样？天生的自私自利，典型的农民意识！”

“他过去可真是个省劳模，我小时候亲眼见到他年年都要得几张奖状，后来让他当引柴给烧了不少。”

“那会儿极左错误严重，大概就看中了他那古怪脾气，给他发了个古怪优胜的奖状吧？嘻嘻，你还给他擦胭脂哪？”

小有子不再跟媳妇儿争论，他那没正形儿的爷爷实在不争气，往后一块儿过日子，随时都会犯毛病，能给他这当孙子的做验吗？

二

褚大自称是“一根老光棍儿”，因为他没有老伴儿。

在八年前，褚大给选上贫下中农代表，到公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国庆纪念座谈会。那天，驻村的工作组，为了要在山区创高产，要让地少人多的乱石泉口粮自给自足，发动青年民兵们，把刚刚在大东沟栽下的几千棵“秋栽子”树苗，一棵不剩，全给毁掉，改成平播小麦。正在害高血压病的老伴儿，从孙子小有子嘴里得知这件事，就立刻逼着小有子到公社去找他二叔：“快跑！到那儿先悄悄地告诉你二叔，说树苗子都给拔光了。”

“告诉我二叔这个干啥用？”

“让他在路上开导开导你爷爷，让你爷爷别生气。”

“我爷爷干吗生气呀？”

“傻东西，啥也不懂！你爷爷冷不防地看到树苗没了，准心疼得要命，准经不住！”

小有子将信将疑地离开家。奶奶不放心，怕孙子躲到什么地方呆半天，谎说到公社去了，耽误大事儿。她把孙子送到山梁上，眼望着孙子下山坡、出山口。

小有子下了山坡，回头看看奶奶，奶奶冲他直点头；出山口的時候回头看看奶奶，奶奶跟他直招手。等日落黄昏，他跟爷爷和二叔一块儿返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奶奶倒在一块石头旁边，倒在晚霞的残光里。

老太太再没起来。脑溢血使她在公社卫生院的病床上受了几天苦罪，就永远地安息了。

这一带农村，有个传统习惯：如果女的死了男人，女的必须得哭，越在人多的地方越要哭，哭得越厉害越好，嗓门儿越大越好，得哭出板眼来。反过来，男的死了女人，男的绝对不能哭，就算是恩恩爱爱的年轻夫妻，也必须咬牙忍耐；别说哭出声来，即使是悄悄地抹泪，让两姓旁人看见都得被耻笑为“没骨头”、“没出息”。

褚大可没管这一套。他抱住死去的老伴儿哭，可着嗓门儿嚎啕不止，从山梁哭到家，鼻涕眼泪一起流，谁都劝不住。他哭到入殓，一见老伴儿被装进棺材，就用脑袋撞着棺材板哭个不停；哭到下葬，一见装着老伴儿的棺材给埋到地里，他扑过去，一边哭叫，一边用手扒土，手指甲都扒出血来。真凄惨哪，看热闹的人一时间忘了笑话他。从此以后，每年的这一天，别人都高高兴兴地搞联欢活动，褚大就独自一个人跑到坟头旁边哭老伴儿。每一回，都是大儿媳妇、二儿子，加上孙子小有子，三个人一齐动手，拉胳膊、抱腰，等于把他抬回家。每次他都一边哭一边喊：“你咋不叫着我一块儿走哇！……”

村里的一些小孩子，看惯了这情景，听惯了这声音，都不觉着稀罕，只是记住那几句词儿，常常拿来闹着玩儿，站在远处，冲着他，学他的腔调喊叫：“你咋不叫着我一块儿走哇！呜呜呜！……”

褚大吹胡子瞪眼地骂人家狗杂种，追人家要打，再不就从地下拾起石头要砸烂人家的脑瓜子。

据小有子的记忆，他爷爷的脾气，就是从奶奶死去的那时候变的，变得越来越古怪，变成了让人难以伺候的老小孩儿。

老小孩儿褚大，什么样的古怪事儿都做得出来。

有一年夏天，他带领着小有子到泉水边割青草，赶上了雷阵雨，祖孙俩跑到半山坡的一个石洞子下边躲避。褚大坐在一块石板上，板着个面孔，也好似阴着的天空；嘴上叼着烟袋，一下一下地吧嗒着；手指头摸着下巴上的几根黄胡子，轻轻地捻着。沉默了好久，他忽然对旁边局促不安的隔辈的孙子，吐出这样一句没大没小的话：

“坏小子，你知道吗？当年，我跟你奶奶，就是在这儿相好的……”

小有子那会儿已经十七八岁，早就懂事儿了，让爷爷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给说得莫名其妙，害臊得脸直发烧。

褚大的兴致特别高，不看孙子啥表情，也不管对孙子起啥作用，只顾津津有味地说下去：

“那年大旱，连白了胡子、掉了牙的人，都说长这么

大没见过这样的旱灾。秋天没落个雨星星，冬天没飘个雪片片，从春到夏，天上没站住过一朵云彩；刚长出一丝一缕，就立刻给吹散了，烧化了！旱得地里的土成了炒面儿，山上的石头冒了烟儿，驴蹄子都不敢沾路，烫得受不住！咱左右的几条川里呀，河都断了，井都干了，泉眼都死了。没水难活人，水就是命啊！有钱财的户，买牲口、打大水桶，到山外边驮水吃。有人力的户，就靠肩膀子来回跑几十里的路担水吃。没咒念的，是那些又没钱、又没力的户，实在渴急了眼，就拉家带口地逃难，逃到平原上去当叫花子。还有更可怜的，老的，小的，走不动爬不动的，只能等死！好惨哪！鸟给渴飞了，野牲口给渴跑了，树渴枯了，草渴得点火就能着。四面八方，好多条沟都没了人烟，没了响动；听到点儿稀罕的声音，不是哭嚎的，就是半死不活的人在倒气，在哼哼。……

“嗨，只有咱乱石泉是天堂！咱有一个最旺的泉眼。不大，乱石堆里脸盆似的一个小坑。可是它细水长流：舀干了底儿，等一会儿就又满荡荡的。天这么大旱，舀干了，等的时间长一点儿，照样能满。有了这水，全村的人就稳住了神儿。我们年轻力壮的，每天照样开石头，往山外背石板，卖了石板换回粮食，用泉水做饭吃。天越来越旱，四面八方干渴的风声越来越紧，村里的头人就跟大伙儿合计：泉眼，是老天爷赏给乱石泉人的救命水，到如今已经用了八百年，还足够乱石泉的人喝上二百年。要是外村

人来这儿挑水、驮水吃，老天爷就会生气，二百年的水，二十天准用光。二十天以后还大旱不下雨咋办？没了泉眼，乱石泉的子孙后代可咋活下去？大伙儿一听，都怕得不得了，就立刻订了一个章程：派可靠的人把守，除了乱石泉的人，就是外村的亲娘舅来了，一滴水也不能让他弄走！除了专门把守的，家家户户都武装起来，准备下刀、杈、扎枪，还有三节鞭、手把标。要是遇上外村来人抢水，看守人对付不了，就站到高处吆喝，家家户户的老老少少都上阵。大家发誓：豁出脑袋，也得保住泉眼。保住泉眼，后辈子孙就能在乱石泉这地方活下去。

“我那会儿，身体捧着哪，人缘儿好着哪。办事儿特实在、特厚道。我被大伙儿推举出来，专管在每天吃过晚饭到半夜这一段时间里站岗守泉眼。

“我每天早起背出一趟石板，过晌睡一觉，接着吃口东西，就来泉眼边上替换别人。这一阵儿，不要说偷水、抢水的，连本村的人都不来挑水吃，挺空闲的。天没黑之前，我就在四周割点儿蒿草，回头坐在泉眼旁边拧火绳。火绳也能卖钱。平原上的人买它熏蚊子、当火种用。

“有一个下晚，我拿石头片蹭蹭镰刀刃子，正要割黄蒿，就听到西北山梁那边传来脚步响。我纳闷儿，都这工夫了，咋还有行人？我在乱石缝里看到一颗黑头顶，一会儿显出来，一会儿给挡住；离着近了，才看清是一个女的。她挑着两个瓦罐，在几丈远的地方停住了。

“我不认识她。肯定是别的沟岔的，一准是来偷水的，好大的胆子！这水是乱石泉的，是留着自己吃的，是要传给子孙们用的。我满心冒火，摔掉手里的两根刚割下来的黄蒿，使劲儿攥住镰刀把，瞪着眼珠子盯着她：丫头，你敢往泉眼跟前动一动，我就不姓褚！”

“她瞧见我一瞪眼，冲着我笑了。那模样要多好看有多好看。我十八九岁了，特别想有个女的，心急火燎地盼着有个媒人给我说一个。穷得那样，想女的，那不是做梦吗！可我管不住自个儿，在村里，我见着年轻女的就看，到古木厂镇卖石板、余粮食买盐的时候，碰上模样俊的，我就追着看。女的看了无其数，谁也没对我这么笑过。天底下的女的，除了我妈，只有这个挑瓦罐的丫头是头一个给我笑脸的。”

“她张开小嘴说话了：‘大哥，求求你，……修修好吧。……’”

“天哪，这声音多好听！我在乱石泉的辈数最小，是侄子辈、孙子辈的，谁也没叫过我一声大哥。在全中国，我也得算最穷的，从打会说话就哀告人，这是平生头一回有人求我，还让我修好积德。嘿，看把我给美的！”

“她见我绷着的脸皮松开了，举着镰刀的手耷拉下去了，就大着胆子往前凑凑，跟我说：‘我是西沟的，我爹和哥哥出远门没在家，我妈病在炕上，走不动，挪不动，煮一吊子草药都没水。求大哥开恩，让我挑两瓦罐吧！’”

“从我这嘴里，可咋说出不行两个字儿呀！”

“我故意生气，哼几声，一跺脚扭过身子。我听见背后一阵儿没响动，接着有脚踩石头子儿的声音，有舀水的声音；过一会儿，又有脚踩石头子儿的声音。我这才转回身，冲着她的后背说：“告诉你，咱可下不为例；要是再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快走吧！”

“第二天，她又挑着瓦罐来了。我试了几试，也没勇气赶她走。第三天，她照样儿在日头傍落的时候来到。我还是忍着没轰她。临走的时候，不得不特别厉害地对她发出警告：‘咱们事不过三，见好就收，可别给脸不要脸！’

“第四天，不早不晚，她还是赶钟点儿来挑我们乱石泉的泉水。我正琢磨用啥话把她打发走，她倒先开口了：

‘大哥，我妈的病，这几天眼看着好，能下炕了。这都是吃你们乱石泉水的功啊！我们一辈子忘不了你。你是个好心肠的人，救人救到家，别把我们搁在半中途。’我不是心肠好，是心软。让她这么一说，我又没啥办法了，只好由她把水挑走。

“以后，她还接茬儿来。来了不再匆匆忙忙地走，总要我唠几句嗑，拉拉家常。转眼过了差不多半个月。那天，她欢欢喜喜地来了，见了面就跟我报喜儿：‘我妈的病好了，我爸我哥都回来了，还牵回一头小毛驴。往后哇，有他们驮水、挑水吃，我就不来麻烦你了。’我一听这话，手梢子发凉，浑身打哆嗦。我说：‘你还是来吧，要

不我想你。’她听了我的话也没气恼，就从那补丁摞补丁的小褂子兜儿里掏出一只绣花荷包，羞羞答答地递到我的手上，说是给我留个纪念。那荷包上用花丝线绣着一对鸳鸯戏水。我心想：我咋这么傻，姑娘对我有意，我还胆小干啥？要不趁这好运气捞个便宜媳妇，我得打一輩子光棍儿。……

“我一边心跳脸烧，一边跟她聊天，不知啥时候头顶上长了那么厚那么黑的云彩。接着，又是雷，又是闪的，真吓人。她挺害怕。我就拉住她的手往山坡上跑，一口气跑进咱们这会儿呆着的这个山洞里。

“外边下起瓢泼大雨，洞里倒挺暖和。我俩身子挨着身子坐了好长时间，谁也不吭声。我憋不住了，壮了壮胆子，对她说：‘咱俩成两口子，你愿意不？’她没翻脸，就是乐意。过一会儿，她问我：‘你养得了家口吗？’我说：‘乱石泉最能养人，有石板、有泉水，加上我有力气，就能够活下去呀！’我俩就这么着，成了好夫妻，就有了你爸爸、你叔和你姑——坏小子，你笑什么？还不赶快给我割草，吃饱了肚子，让你到这儿玩儿来了？坏东西！”

看看，他说翻脸就翻脸，不是老小孩儿，哪会这样呢？

三

褚大有两个儿子，早就分家单过。老伴儿去世以后，没人伺候他了，就在两家“轮官马”吃饭。

他大孩子跟他有“仇”，对他烦透了。可大儿媳妇嫁到褚家几十年，受过公婆的恩惠，又是个讲究尽孝的脑筋，就把老爷子当个小孩子那么哄着。他的二儿媳妇从心里讨厌“糊涂”的老公爹，但二儿子是党员，还是乱石泉几起几落的党支部书记，能够从本质上看他的老爹，对老人十分尊重。所以，他在两边都能呆得住。另外，出嫁后就一直住在城里的闺女，也经常来乱石泉看望老爹，断不了向大哥和二嫂子发出几句带有威胁性的警告，还在村里安了几个“眼”，替她做义务监督。因此上，古怪的褚大得天独厚，没受过一点儿亏待，任着性子耍老小孩儿脾气。

褚大一直跟大儿子全家住在老宅院的两间石头屋子里。他一个人占着东间，是一大间；大儿子夫妻还有孩子住西间，是一小间。褚大在高兴的时候，能允许那会儿还没成亲的小有子跟他做伴儿，犯了毛病就往外扔被窝，赶孙子走，直到大儿媳妇出面告饶、求情，才肯罢休。小有子嫌